



武松打虎

河南人民出版社

武松打虎

(墜子)

高元鈞原詞

省羣衆藝術部曲藝組 改寫

大宋皇帝坐汴梁，
烏云遮日民遭殃，
只逼得好汗都把梁山上，
拉起來“替天行道”杏黃旗一方。
梁山上一百單八將，
咱只把一位豪傑表一場，
會听耆您打正北看：
陽關道有一个大個兒走的慌。
只觀他身高有丈二，
膀開一弓有力量，
鼻高額寬英雄相，
二目滾滾放毫光。
頭戴六楞壯士巾，

有一个疙疙瘩中央，
上穿小襖黑湖縐，
素軟腰帶真漂亮，
下穿騎馬兜襠褲，
抓地虎快靴登一双，
胳膊上挎着小包裹，
手拉哨棒走慌忙，
若問这是那一位？

这本是清河縣好汗武二郎。

（白）：敢說你唱那一回？“水滸”上有一段，叫“景陽崗武松打虎”。話說好汗武松，在家打伤了清河縣机密房的衙役，懶打官司，逃奔在外。逃在滄州橫海郡，投奔了柴大官人，就是“小旋風柴進”，在柴進的莊上得下了病疾，回不得家鄉。往了一載有余，適逢鄆城縣宋押司“及時雨”宋江，帶領胞弟宋清，也來投奔柴大官人避難，四人見面，“好漢愛好漢，英雄惜英雄”，結为仁义弟兄。又住了十天有余，武松的病已痊愈，思念家鄉，想回去探望自己的哥哥，那柴進、宋江执意留他不

住，只好相送武松出莊，弟兄拱手洒泪而別。
但說好汗武松，掂起包裹，背起哨棒，回家探
兄，中途路上，能鬧个“日月無光，海水倒
流”。你看他順着陽關大道，走下去了！

（唱）：二武松拉着哨棒上了路，

一路上觀不尽的好風光；

路邊的小麥剛出土，

白楊樹叶發了黃，

陣陣西風平地起，

扑楞楞刮的樹叶乱飛揚。

武松走到一个莊头上，

抬头看見一座小瓦房，

酒旂幌子空中飄，

上邊寫着字一行：

上寫“三碗不过崗”，

好不叫人悶得慌！

不用人說我明白，

一定是誇他的好酒有力量。

常言道賣瓜不說他的瓜苦，

賣酒的光說他的酒香，

武松只把店房進，
把桌子一拍開了腔。

（白）：武松來在店房，包裹往桌上一放，哨棒靠在一旁，伸手拉過來一把椅子，把桌子“啪啦”一拍：“店家！店家！呔！店家！”店家說：“有有有！”店掌櫃跑進門一看：“喲！好大的个子！”見武松身高丈二，膀開一弓，兩只眼睛忽靈靈的，不是鼻子梁隔住，就會“喀里喀啦”亂碰頭。店掌櫃來到眼前，說：“客官吃什么？”武松說：“你賣的都是些什么？”店家說：“有酒、有肉、有豆付干子，其他也無有了。”武松說：“豆付干子、牛肉我全要。與我看酒！”店家說：“是。”“要多來一些！”店家說“是。”武松說：“要快一點！”店家說“是。”店掌櫃慌慌張張跑到外邊，準備酒菜，豆付干子配牛肉足有二斤，端了三碗酒，往桌上一放：“客官請酒！”武松看見酒到，滿心歡喜，端起酒碗，“咕登咕登”一飲而干；又端起一碗酒。一連飲了三碗，將酒碗放下：“店家，看酒！”

”店掌櫃來到跟前說：“客官，你要吃豆付干、牛肉還多着哩；你要喝酒，對不起，只賣這三碗，不能再賣啦。”武松說：“為何只賣三碗？”店家說：“客官不要發脾氣。請你往招牌上看：‘三碗不過崗。’你已經喝了三碗，要是再喝，恐怕你就無法走路了。”武松說：“真是胡講，我喝了三碗，也沒覺着醉嘛！與我看酒，如果不肯，我把酒罈給你砸了！”店家連說“是是是，馬上就端。”店掌櫃到外邊又端了三碗酒，說：“客官請酒。”武松看見酒到，端起就飲，一連又喝了三碗，桌子“啪啦”一拍：“店家，看酒！”店家說：“你咋還喝呀？你少喝點吧！象你这么高的个子，喝醉了怎麼辦？”武松說：“你并非怕俺吃醉，你是怕我沒有銀子是也不是？”說罷，打杯中取出一把碎銀子，“啪啦”往桌子上一擺：“店家！你與我可銀子灌酒！”本來武松个子就大，店掌櫃看見就有點怕，一听到可銀子灌：也不敢說不給他灌。店掌櫃端着，武松喝着，一連喝了十八碗。店家在旁邊

一咧嘴：“哎呀，你好能喝呀！”武松迎風往上一站，哈哈大笑：“店家你看我醉也不醉？”店家說“不醉。”武松說：“这‘三碗不过崗’，还敢寫在你那招牌上？”店家說：

“这塊招牌，明天就該摘啦！”这边店掌櫃忙着收拾盤子、碗，那边二武松掂起包裹，背起哨棒、出門可就走啦。店掌櫃扭头一看：“哎呀，喝了这些酒，他走啦。”把盤子、碗一推，慌慌張張随后就赶出來了！（唱）：店掌櫃忙着收拾盤子、碗，

店房內走出武二郎，

店掌櫃大步小步随后赶，

走上前扯住包袱和衣裳。

武松这里一背臉：“你这是为的那一椿？

我又不該你的酒賬，

为什么追來追去拉衣裳？”

店家說：“我問你可往那里去？”

武松說：“我今天要过景陽崗。”

店家聞听擺擺手，

指引着武松看太陽：

“你看看日落西山天色晚，
今夜晚必得投宿我的店房，
到明天人多才能把路上，”
武松問：“这究竟为的是那一樁？”
店家說：“景陽崗出猛虎，
猛虎牠是獸中王，
自从出了这只虎，
牠算把住景陽崗。
过路客商牠吃掉、
剩下骨头丢道旁，
牠嚇得三人五人不敢走，
十人八人帶刀槍。
寨外的人都往寨里跑，
老百姓無奈小莊奔大莊，
陽谷縣縣太老爺叫打虎，
許多人都被猛虎伤，
直到如今已有四月整，
誰也沒有拿住獸中王。
过路的客商不知伤多少，
有多少牛馬猪羊被吃光。

因此上四鄉到处張告示，
巳、午、未三个時辰过山崗；
还得要三人五人結成伙，
單人过崗禍難防。
現如今未時已过去，
对你說不如住到我的店房。”
武松說：“你的閑話且少講，
我就不信這一椿，
恁二爺我生得本領大，
我不怕猛虎在山崗。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
想叫我住到你的店房，
你看我吃的多，喝的多，
想賺恁二爺的好銀兩！”
店家說：“我好言好語把你劝，
你不該惡言冷語將我伤，
你要想走你就走，
我管你喂虎与喂狼！”
二武松一搖三擺邁開步，
店掌櫃哼声嘆气回店房。

二武松背着哨棒上了路，
只覺得酒勁發作熱得慌，
隨手他把扣子解，
解開扣子露胸膛。
往前走了二三里，
抬頭看前邊來到景陽崗，
見山下長着兩棵樹，
直律律的站路傍。
武松正走抬頭看：啊！
這是誰把樹皮刮去二尺長！
來在眼前仔細望，
上面寫着字兩行，
上寫着：“景陽崗上出猛虎，
留神別叫大虫傷，
過路客商到此处，
趕快留步回店房。”
武松觀罷哈哈笑，
店掌櫃他的謊計算真行，
他能叫小胆之人信他的話，
吓不着好漢武二郎。

二武松背着哨棒把山上，
西方眼看要落太陽；
走过了烟塵、荒草、石头路，
有一座山神小庙在路旁，
武松抬起头來看，
上貼告示一大張。

（白）武松來到山神庙外，抬头一看，
見庙門上貼着一張告示，黑墨大字，朱紅印
璽，鮮明耀眼。這時日已西沉，武松湊近榜文
一看，上寫道：“陽谷縣示，為景陽崗新有一
只大虫，伤害人命，現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
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等，可于
巳、午、未三个時辰結伴過崗，其余時刻，單
身客商等不許過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
悉”。武松觀罷榜文，倒吸了一口涼氣，看此
告示，景陽崗是果有猛虎！

（唱）二武松觀罷榜文心頭想，
不由得低头拿主張，
倘若說我把山來過，
要碰見猛虎就骯髒；

再說我回到店房去，
豈不惹店家笑一場？
又一想：
我武松本是英雄漢，
拳脚棍棒武藝強，
抖抖精神往前闖，
今夜晚我要會會獸中王。
往前邊走了倒有半里地，
有一片樹林黑莽莽，
借着星光留神看，
有一塊大青石板橫路旁，
只把包裹放在地，
翻身躺在石板上。
涼風一吹多爽快，
正好休息一会過山崗。
蒙蒙朧朧閉上眼，
嘩啦啦一陣大風刮的狂，
只刮的干草樹葉隨風舞，
地動山搖人發慌，
這陣大風刮過去，

“哞兒”的一声竄過來一只獸中王。

这只虎身高倒有六尺半，

体長九尺还硬梆，

渾身毛兒鋼針样，

一道黑來一道黃，

血盆口一張簸箕大，

兩眼一瞪放寒光，

頂門头上有个字，

三橫一豎就是“王”。

这只虎直奔武松扑上去，

豪傑一見發了慌，

青石板上猛爬起，

一攢勁十八碗好酒都消光。

（白）：話說二武松喝了十八碗好酒，听得猛虎“哞兒”的一声叫喚，吓的好漢忽地从青石板上躍起，一伸胳膊，筋骨乱炸，三百六十骨節乱响，一出燥汗，这十八碗好酒从汗毛眼里溜了个一干二淨。那猛虎掙開兩只眼睛“嗤嗤嗤嗤”往外直冒光，血盆口一張，“哞兒……！”这可不是叫喚的，这是說話的，說的

啥哩？“好大的个子呀，这狗我兩飽吃了！
咦！你看牠把飽兒都計算好啦；牠想吃武松，
武松还想揍死牠哩！

（唱）：二武松只把哨棒掂在手，
二目盯着獸中王，
这个东西不好斗，
不要慌來不要忙。
那只虎蹄子一按往上起，
半懸空直扑武二郎，
二武松身子一閃旁边躲，

“啪啦”声那虎扑到空地上。“咩兒……！”

（白）：猛虎一想：人往哪里去啦？往天
我吃人沒有費这么大的勁呀？那不假，平常的
人敢見猛虎嗎？平常的人聽見猛虎一叫喚，吓
得哭都顧不得哭了，四肢象篩糠，渾身吓得成
了一堆泥，情等猛虎來吃了。今天遇着武松，
牠可不能这么得勁啦！

（唱）：这只虎沒有扑着武老二，
拐回头來把嘴張，
这时候武松正在一旁站，

那只虎屁股一掀把威揚。

武松暗說“好厲害”！

一縱身“嗖、撲”，身子一閃翻一旁。

这只虎一扑一掀沒得利，

只急得大吼一声震山崗，

扭轉尾巴就地扫，

这一扫就是那万夫之勇也难当！

幸喜武松力量大，

又是竄，

又是閃，

連躲三次沒受傷。

哨棒緊緊掂在手，

照着猛虎頂樑夯，

只听“喀嚓”一声响，

哨棒断到樹杈上，

震得樹叶嘩啦啦地响，

“哞兒……”猛虎心內暗思量。

（夾白）：猛虎一想：这是打我咧！

（唱）：这只虎蹄子按地往上起，

二次又扑武二郎，

二武松身子一閃猛一躲，
“啪啦” 声那虎又扑到空地上。
二武松趁着猛虎沒爬起，
打了个箭步到它身旁，
一伸手捏緊虎脖子，
举起拳头往下夯。
上面揮拳如下雨，
下面抽脚踢鼻梁，
武松就势一抬腿，
先踢瞎猛虎的眼一双。
只打得那猛虎弓腰又擺尾，
二武松掐緊脖子牠难發狂，
那猛虎疼的“哐哐” 叫。
“哐” “哐” “哐” ……
(夾白)：快不中了，快打死啦！
(唱)：后蹄子一扒蹬得慌，
三脚兩爪扒下去，
光黃土扒的有几筐。
那猛虎越扒越沒勁，
二武松越打力越強，

拳头一举象鉄棒，
打罢耳門打鼻梁。
一連打夠百十下，
只打得那猛虎七竅冒血漿，
猛虎漸漸不吭气，
“扑通”一声身子癱到地皮上。
武松还怕猛虎沒有死，
还过气來把人伤，
一伸手半截哨棒拈在手，
照着死虎身上夯。
这倒打着不費勁，
这只虎早就伸腿死牠娘！
二武松撻下哨棒心暗想，
我何不背着这死虎下山崗，
掂了兩掂沒掂動，
才知道自己把力都用光。
武松就說歇歇吧，
邁步來到青石傍，
掂起包裹当枕头，
仰面朝天睡的香。